

心上

孟子見梁 章五
王草集 吳鼎
志利聞者去仁義。大賢歎其無敵於天下也。夫行仁則義在其中。與仁者無敵。豈曰利聞哉。何梁王而竟昧此。且天下之所以治平者。必得乎時。比仁而已。仁則無不為。雖不吉所利。而實能以真利利天下。若之何惟利是圖。忍殺其民而不顧也。不仁哉。梁惠王也。爭地求利。殺人盈野。爭城求利。殺人盈城。秦楚之兵無威。不至城下。皆此求利之心召之也。若使孟子得用於梁。盡心為國施仁行。譬一國之民。不復不道。熙熙同樂。雖王天下。不難。尚言利國。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地方百里。王素有成宗。沼寃毫頭。篤厚今。尊王欲與樂於天下。而不師文王。化猶樂於洛上。吾恐堅甲利兵。來自鄰國。舉之民必曰。今鴻雁棲之。席虎獨之。足於全鳥。駐輶。誠退民多如胡可得哉。且亦思梁之國。何如國乎。準之國。半獸食人之國也。娶之。獲政柄者。皆半獸食人之吏也。試觀河內河東數千萬戶。春生無時。送死無晵。無資飢寒。滿溢流離。雖遠如是。而望鄰國之風來。雖將朱幡作旗隊。亦嗟乎。此日之民兵。亦北羌。亦先。即不兵不旅。而日困於苛政。則亦必如也。剝人之膏。以自利。是以稅政為刃也。求之不得。則刑罰墮之。刺人而殺。相望於追一切肥肉。麻縷。供半獸食人者之一絕。嗚呼。其亦不仁極矣。王如施仁政於民。弛刑獄。之稱盡。父母之膏腴。歸合宜。教養士。道王曰。何以仁吾國。大夫曰。何以仁民。富士庶人曰。何以仁吾身。安見東家四喪。而守之。庶不啻於後。而寧。小畜。固。重。濟。之。樂。不。續。於。人。哉。仁石乳。故伊古以示昭昭然也。昔乎。其上不用孟子。而其下且艱然。不遠千里而去也。

以趙之節。次為文之波瀾。沙筭成趣。顧盼生姿。頗有蝶蝶穿花蜻蜓點水之妙。此題五章。只如一章。亦只是一意。不過仁義二字而已。未嘗雜言仁而義固在其中也。然但逞仁。我以為貴。蓋益則害於太攝。統又患一說而太急。」蓋至每章捨思。零星文字。而以助熱鬧。自營補點。周到而重輕。猶不整乎。此頗知孟子為命世之才。其大本領在乎。井田學校。故保民。草告爵土之言。末節為主。此處五章與梁王言論不一。而以盡心章為主。誠從出此。義以御全題。亦文字力爭上游法也。

孟子是學事上二章
墨翟集凌進階
仁義行而君民俱樂宜盡心於王道矣蓋本仁義以行王道古時
君所以能樂也惟利是圖將致亡之不暇尚思天下之民士卒當
孟子時宋周不可御民固猶倒懸七維並列惟仁義者可以王天下然而諸侯王惟以奢豪廣物是娛伶禽犬跋扈而商賈夷狄
之徒又惟富國強兵是策也呼利中於人王則王道之源已塞是故孟子一至梁而首陳仁義蓋以仁義者王道之本也且必斥其言利蓋以利者仁義之賊也況言利則必有害王曰利而大夫士庶人皆曰利久征之勢成而殺年之禍起曷若仁義之為利溥哉王果怨昭大德加恩元元由是流風漸俗天下之民念君親而篤厚忠孝游見至治相沿上及飛鷗下至淵魚王範子天下以樂而天下亦樂王之樂無今極耳目之娛惟憂池之脛城外圍之觀而度民莫不趨承恐後踴躍奉功我惟恐王之不樂也雖古之賢君何以過此向使仁義不施而鴻雁舉庭是顧則一人獨樂萬姓啼飢吾恐河東河內之民其不歡宋毫而思治樂豈宜夫仁義道小小補苴之術哉權圖理野帝王實有機權而罕窮務明於久大正德
歷生古今且有定法而臣盡不厭其用詳大約其始有所急圖而養生送死之無惑其成有所必盡而升田學校之兼行大舉之內父老撫松而觀德化之成子弟全情而獻公榮之所施此者風氣
甚美者建武雖欲無王其可得哉不然者固區區移民移粟之計猶且望民之多於鄰國其甚於敗軍之相笑者幾布天下之民亦何樂而至吾王之境耶王誠一旦幡然悔悟斥吉利之國進仁義
之說恭信聖之威仰王道之盛奉天之所以興賢夏桀之所以亡發食厚以振窮之罷征以復使農耕年穀不登下詔罪已剗心
創志與民史好是真可謂盡心而無負于子之見也
大力已舉一氣盤旋提綱望領動中聽義惟其神明於法迺能
如此縱橫如意尤推傑作

孟子見梁惠王
一章
文答集 管世銘

以仁義學好君而就其利國之心而動之也。蓋梁王無不如仁義，特恐有妨於利國耳。孟子所以就利之非利與仁義之未嘗不利，而反復以曉王乎？且正其謹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豈可以兩存哉？而情殷教世者，探之不若是處也。借其心之本明而導以言之，易入也。故有立教而導為人與，詒者亦未疏乎？聖賢委折之深衷矣。昔五子仁義道成之日，正樂惠王，邦國失利之年，不遠千里，應聘往見也。此無取為功，易危為安之一機也。不謂王前呼吳而有力，利國一宗，益已非五子來見之本懷矣。然使調古梯名而退既非，開其呼歌，方換禮冠，懷誠之心，遽作直言諫諭，而前亦徒嚴以難堪，益聖力征經管。援方就王，利國之害而退曉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言利之禍人國也，爭城拓地，多戰之國，必亡。暴橫，任重固之民必離，而外主者，侮懈而渝起者，更相緣也。抑思利國之害，自王一倡而下之爭，此利者，惘然退矣。利家利身之言，過於大夫士庶人。而上之擅此利者，子雲振矣。夫樂之先，固千秋之家也。一旦每萬家之晉而有之，豈非快哉？七利之已事，平五子反應於試，年之相孚而直窮其情感之所必至焉。非此正言，不堪不足以曉王。切膚之懼，年其所甚感而退之以仁義也。且大仁大國與利相反而亦豈如世俗之所指，使人民苦心抑志，終身長處於不利哉？王好仁一國莫不興於仁王好義一國莫不就於義。其效亦長言之不足矣。而與之俱深則有以相維，證明則知所相急以視大先利之世，反千取百於其君親而指或道焉，或後為母，蓋次半木之有也。平時則入孝弟而出忠誠，強鄰之寇同立則有事，則念麻蕩而切同心，深寇之軍兵可遁轉敗為勝，易急為安。孰便於進王而無害於自強？則己工而有意於自強，其國也。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大利即無害而亦不可為也。仁義即無利而亦不可不行也。何必云春若猶有較量，望度之患，孟子將以仁義易天下。而且為是說者，矯其所本明而通其所易入，蓋自孔子為之先，及大學以義為利之旨，而後儒抱仁義而進說於其君者，無復取必於博然難近之氣矣。平過而之論也。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文海止 何時成

卷之三

文海集

以仁義爭時君不使姑於利也夫利微利實不利仁義似不利者此不利舉上以利望孟子孟子所為道以仁義敵其戰國之天下一言利之天下也上以是為禮邦定國之要下即以是為效君澤民之略即間有一二懷仁抱政之士累激出一言以救其弊終或由於伸其說以正其非此天下事所以不可為也幸也有孟子在此孟子著其經論抱負嘗抗懷三代之氣當其跋涉河山方輿踏跡許真忠直而不屑以爭城華地區區為筆仕之間其事其物空砍盡以當世之陋嘗其觀尤上國方輿皆震其謹能而不屑以富國強兵彌瑣乍全賴之豈且夫孟子當仁義未成之日正梁王邦國失利之半不遠千里憲然背水導城天心厭亂之機也乃王呼叟而嘗及利闇蓋不知利之說一倡則大夫士庶人皆以利相爭矣利之說一啟則萬集千來百來皆以利相奪矣安寧不道其說半安寧不復其君乎此孟子所以極言利之不紳仁義之無不紳而欲王舍利而存仁義也吾固之有惑矣大州郡之報猶不知伊於胡麻結合能達攝歟世之子父不自情任基誠黃氏之杼袖皆空舍仁義而惟利是專有莫知其非有矣學之臣臣既屈而全上緝屈半入私門委私樂情而上帝承空耕榆堤草追至縣空難盡宗社不保而一時大失望也本聞有勤於仁心教於義情以消弭君父之雍容無他利心中之而仁義之心亡也而有心救世者能弗舉以相代哉夫先王之操闇可以為範百世矣止其道不謀其利嗜欲成音清揚其述不计其必分争不作行仁義而惟利是好有不計其效者矣今之無事則耽兒嬉戲放浪亦性忠恭有事則放堅執锐取勝可作千城御至無可如何強弱可慮而一時大夫士庶斷未有仁心盡泯我民全濟而不分君父之憂者無他利心早淡而仁義之心切也而有志匡君者能毋舉以相勉哉蓋孟子新以仁義易天而故一聞梁王利闇之言即以仁義進之且反覆而伸言之惜乎梁王不用孟子而孟子且誠然不遠千里而去也

非足以敵秦固弱以仁義也夫孟子是古利之人哉一見秦王而
動以仁義惟謂梁不足以敵秦哉考孟子不見諸侯而稱孟子先
君者非常以其情常招質其莫知天下之體在相而必先於
其富奉方真務於利而專執仁義之說固足以勝之也當是時
項自愧入秦矣其說秦公曰秦與魏豈如人有腹心矣非魏此
卽秦並魏魏都安邑與秦界河而南據山東之利魏不如秦必東
徙秦據山河之固東向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於其時虧公子卯
使之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此魏之所以為榮也惠王曰悔不
用公叔座之言然猶幸其失一商君得孟子則大矣於春秋時
不敢出兵害諸侯秦以全晉足以制之耳晉分而力不足以敵秦
矣二晉中韓的而趙遠當其衝而易相敵者魏地魏化為漢已長
山河之利然秦所用者較僅務於利而不知仁義則其強易弱也
故主約縱者必用威而言仁義者必用德孟子之首見梁惠王嘗
非大有心者哉今考辨之否曰國之所以興者實戰也地大不變
與無地同民衆不用與異民同故私利尤於外則民專務於農耕
利基於下則民盡力於耕入使民盡力則不施出使民殺死則財
敵富強之功可坐而致此所謂利國也慮工則耕之用於外而致
富庶亦以此望各孟子復曰齊將有以利吾國子曰利吾國莫若
秦之得與也曰亦將有以滅我孟子之亦如歟也豈知變之所以
不遠千里而水灌大有所挾持固有百倍於誤而非決所能同者
哉今農戰之說與仁義止相反其用於本也可以曉與亦以農
戰惟秦不據地勢又拱手而取兩河之外辟耕之術而行之不數年
足以雄天下果亦用其極未必能過之地營伙然也惟仁義足以
除收其效而制其弊孟子熟觀天下大勢惟仁義可以敵秦之農
戰惟秦得秦之知而拒之使不得逞則天下俱安其外不獨有利
而已其推仁義固宜得果而用之則有以制秦舉行仁義則有
以勝秦之農戰此首見梁王之深意也史稱孟子先至秦且謂
孟子嘗託始於此以言仁義與非其實也

勝不見之惑者。首以利國為問焉。夫孟子千里見王。欲用策以拒秦存周。地何患。首以利國為問乎。且天生孟子。繼孔子而周流列國者也。孔子周流之迹。始於周。覽鄭鄤之廟。而知王業所由成。孟子周流之迹。始於魯。賦河洛之雄。而思王猷。有可建於友往。揭華玉。非唯崇國之神。亦天下之利也。乃觀梁王之間。而知秦并六國之機。已北矣。此良可悲已。何則。時至戰國。周日卑。秦日盛。天下大勢。不入於秦。惟梁居上地之中。田肥沃。民殷富。地方千里。雖甲百萬。真所謂天府雄國也。其力足以攘秦。故秦昭王嘗攻齊。而范雎愛之。更以魏為山東諸侯之敵。魏安釐之術。秦人安得出入。其間。第恭固形體之地。要糧有補治之才。年而當。且可與謀大計。攀執有如孟子乎。平也。惠王不遠千里而聘之。孟子乃不遠千里而見之。此誠燕、魏、反之大概也。因首書符言曰。孟子見淳于髡。在惠王折節交賢而師事子貢。及事子方。上設先君之座。德后以西。奉務敬。未奉其功。尚尚連拂。雖從其客。雖見殊無益。其所見高賢矣。止庶賤。別有奇。在孟子出身行道而始也。居鄒越也。至宋。便觀空也。之道。固始以為俗用而鞅井田已壞。楚用吳起。漢徙修離。凡誰有為矣。所幸稚童相授而導引於當直。此孟子之所見。高賢矣。止庶賤。別有奇。在孟子出身行道而始也。居鄒越也。至宋。便觀空也。之道。固始以為俗用而鞅井田已壞。楚用吳起。漢徙修離。凡誰有為矣。所幸稚童相授而導引於當直。此孟子之所見。以來易俗。國俗相厭。之餘。急備得賢。以措理。有孟子。草木移根。即虛心聽之。將見田中賦上復登禹貢之書。俗脩以思。仍先耕植。徒修離。凡誰有為矣。所幸稚童相授而導引於當直。此孟子之所見。以來易俗。國俗相厭。之餘。急備得賢。以措理。有孟子。草木移根。兩河之荒。大梁地廢。不仅徵萬數之鹽。而沐浴浴滌。省免觀成。於王道。舍忠丈王之舉。太公也。尊以尚父。桓公之相管子也。除以仲齊。楚滅趙韓。亦不亡。即周亦不亡。利莫大於此矣。惠王以利國為問。是第欲私利其國。惑於戰。卒之兵挫地削。求利以禍。龜亡而六國危。之當時諸侯皆為利國之說所保也。孟子非虛有此見。年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始
猶見而以叟一政口已不異矣夫孟子見諸侯王自承姑其非
猶未是也嘗上所爭之曰叟不亦異乎古者君臣朝見甚惟曰有
高曰師焉曰都焉曰友焉故設冠禮以敬一見如其之雖休哉
遺落之後也寡聞時虛奉之曰先生縱老成人之典與饑寒在目
而猶名以思一時之濟此相遠其聲音笑貌如尊君今猶有異
於孟子與謀慮五人考據後元十六年孟子至葬其母五十有
三耳雖不及田壯曰強之勝得禮學於公力方剛猶惶介曰父曰
者之間盡龍爭於通下逐河至祀道自東却帶幅而曰甚矣
吾愛甘作峰山一老哉其見葬也亦得所也然何其平斯然則
孟子七篇首著見葬恩上余何愧夫商之王也葬野有耕叟而
一見而名曰阿衡亦越周之王也遺猶有內史高文一見而名曰
尚父為孟子者生當火季發然以名世日任後生王相見恨晚
望以死則曰阿衡可也曰尚父可也驕太老而狃起矣元老之壯
誠何忍不報一見作之全焉孟子見葬恩王下高其號其之字王
曰叟也慈厚多財諸侯自執政我老而弗為識其而開以孟子忠
情時切抑未達竟命惟中弊革大父卒弟折逝少不更載勤劬雖
歿於丁晉第初見而迎曰叟若有所憇其憂過之心焉夫榮在全安
避如難執惟言不矜老立義如辨無尤人相與破牛空書泥之之
不春秋之義也則先一見也常非為肆高德雖有附奉令承能之
某聞世久則善景亦小不至是而聖者才者而防計孟子私叔道
之曰故大父人事牘牘事娘於凡事宣他仰才也持慤河當
彼大漢師事卜子處師事四十方師事及十木占丈人之木負禹
之馬併不問學之夫子仕之客卿乃長老之施光恩於自西河之
主其曰叟也恐水土窮老之危也孟子七篇中冠之以此有以大
處處為叟字雅又助稱詩家疏易卷下辛卯有神

大賢之見深王禮也夫聖王以禮來賢者也孟子見之以道亦以禮乎此固時若不無再三上之尤患其體賢之與士不患無其才之而其德無有過之賢者聞奏聞錄等州取金白璧不絕於懷七君坐於虛左之國處士樂禮頌先之極其明也念切其未見也持上而其相見也非逢君之空即杜進禮時故所為進謁之趣往不不堪為斯世告者惜未聞孟子之風也當學聖王下士召賢者曰正孟子禮之直接之平易流之層閣空庭安邑之河山非舊地射誰與收復後功勳官不必禮曰非以平臺不必禮曰無以窮將爭誰之六七�能於楚將姦兵齊臣厭敵秦客閭然而刑宋國士卒服之猶免之雖風木拔河濱之舊俗依然非時事真振王伯者矣出莫脩故曰禮以士匪振我寧曰賓於王門并章而東西亦歛於之言詐善儀折衷橫善義戰神之微獨曉興亡於天廟此聖王之光所由朱號特是孟子生平游歷不一并或先意後禮或先禮後意雖足宗師乃猶若謂武備以遺目強大山車諸侯漸且折而尚何說與秦嘗舉山可為天下無故衛職之士漢入秦也說孝公曰魏秦心腹之疾也非秦并魏即魏并秦之憂秦所以自立矣然車甲人民之眾於天下則猶秦所不令也且秦楚與秦不兩立而秦不就西出者是遠與韓魏其俱平故相用謀足以稱霸而孟子所首為悔此也不如此不過策士之說去所圖今歲財半皆失守石有北窪山所屬民戶墮之確利見無期瞻日以長民賴世之情以扶植始開漏所凡鹿邑間之沉淤那有憲氣將以私弱當主之績也及恨未竟而知孟子之意竟亡其故有二一以道見高成以而邦平長天亦得脫平廢之既俾聞於朝則見也一以禮見高大概忘古之下上士或羞之惟禹陁之三江通家何為者數十拔庶居名成群術伏就耕門之妻呼坦羞耻以行先民如告歲年望中慮而愚中走險者縱古有焉人有大奸而無勸篤約誠而无全輕若而武力二十鐘萬之或以相假之道可見勢五百名士可期幼學社民見者之吾民有也窮不夫達不蘿也以空生半所願學年占上國以來遊宦者有學過門者或誅或論道真公日事哉而莫東取而南奔而西喪地七百里之僅為一洒也體可見則見也使備華用之何奉之高倚諸予

孟子見梁惠王
宿深客
大質初指後治之德也夫以天下為念而能治之者孟子也日者以見其忠于神明故記者有書之且元后以一身治治理之猶聖賢以一身具庶民之厚薄不可無所秉見也顧有其權者不可以無其惠朝廷起化首重視質而有此學者尤思設其機革野網知端基規臣不尚不正可越可行於達天下威目以俟門人珥筆而書曰孟子九十九也丘今大孟子之學绍自孔子成周之世甚於春秋叔弓不可集孔子而謂我固其可無孟子也如東西帝堯與叔武謀城令此城則成君公以崩而亡官人即有主事上不祖從忤世者卜登庸之源莊此悔抵自存其天民上佐之真儀仰慕各章游金門望極平淮的字豪傑以干時述作而抗心于道斷不屑委縛貶苟就之廢棄性風塵相獨抱其幅世長民之委孟子者固守不怠諸侯之師者四自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序幣以招賢士孟子因而至梁梁大禮禮招致君人主下士之風也特設執政外相者得將之度也俗亂反右之機恆於有道觀其君乃接別禮特設酒食所見而協致整飾而脫頭者本有其才君子務必無往士比以知謂氣有獨絕也是惠王之託望甚高也設施特中之策惟於打道策耳秦乃滿目接財貨恩所見而慚其消息而掩藏攻者難為蠻世家業大者成功窮此以知吾我而生使也是孟子尤精今備成此其是也或謂問秦以絕儒非為謂與周以是道傾人文甚秦之行法久矣諸侯有六國情勢既迷畔者當天府之委附以秦子孫地相圖而見人敵未為滿惟足制取而之將者故觀光有頭上以答上公之雅宴不以解斧斤之倒置也若風作再瀟於君縣小縣令推手奉官王之號令以孟子撫時度機而見大有所三當水道雖所患漸微於二陵中原與禹河山同澤然全賴於一淮淮界偏體偏地之境務故晉陽城君門有詩詔之不復得下生民之福也將見或王重者坐國威寧公侯之子孫也復其始是肇堵者子幼一髮天下之平治令我其誰丘道協陽平卷制於一見其承也宋周其可為哉而顧以利潤問也倍大

孟子

對山樓稿 丁鍾學

清華集 貝德三

王曰莫不

一節

區居深一名 鮑陽私

聖人而生於聖我國一人而已。人世無五氏則寡有不忠于君者。惟謂孔子之誠可以不生孟子誠且天不生聖賢以作之恐必生聖賢以作之師師者所以明道也春秋之時世風已除大敵以應聖之道。村人則生孔子成周之時世風已除人咸以孔子之道為師則生孟子七十子聖門視跡當其時其承空腹復此跡誰能解之。隱歸之何可無繼起矣聖人傳十聖相傳之脉五百年而始生。此縱然以濟世窮厄堵隘以扶時天下滔滔何可無非常賢才特出之雄並時之扶聖賢清道之所寄也。而道家戰國而幾絕楊朱之教行而道一處流之術行而道又一壞詳行告子之說行而道又一壞此而無非持斯道之人出而作中流之脈。杜將道統之衰急誠焉其不可復聞焉。大誠受空道之重擔而斯道特生其於術之人而退得非常持厚外靈於聖門。聖賢者斯世所指也。而世至滅國而最忠捨元之士用而世空道相附之史也而世又蒙其橫併各取之。況行而世又空其滿此而無子若世富之人出而極狂闊之既倒將世道之分合流乎不可以取日。而天城廢世達之度數為斯世特生其兩枝之人而篤生不偶直同悲憫於尼山由見而歸由舜而禹由禹而湯由湯而桀由桀之得孟子隨起而以繼孔子者極度堅厚搜羅織互不放居於閭子冉子有子之班烏由朱震而伊洛而伊洛而坐後由程顥而顥由顥子所長。孔子東游得孟子代顥而以繼孔子者。顥顥子立說著書遠过于孟子。列子之列顥顥之學者尚知有孔孟仁義五子之見。舉上一言以繼之也。程朱仁義之說明而孔氏之道垂千萬世。孟子之功德大無何區區用不用之足云。議功學切爭夢寐橫東城自古其又如萬斛米源不擇地涌出君當不壞。

時若章大贊之象真其志在高列也。大千里至遠志在有利。求晏王之閒五年不之謂大辱國正固有大利得賢人而與之圖治是也賢者之謀固也不。所利而自能以美利利天下生沾沾。聖利雖未聞而通矣才始然所成其人而聞之門斗而奇獨有其始見孟子之善。王曰。書樂上招贊孟子。應該自離生。過涉涉千里。愚然自來。事半舉聞也。孟子少孤。其母得輕孟子。孟子遺棄起。聖人。以爲失今之死。非為吾獨來。奉吾國自三分營地迄今七十餘年。史之所知。猶稱孫國。猶憶先君文侯。真賢君也。追述愧疚推時。上子復自衛。參由子方自濟水。為陳水者有西門豹。為中山水者有辛垣以及荀欣。成爲公叔座。或追或近。左右維持。建英式。備酒食。策士之方。庶多凡比者。竹爲吾國用。而有以利之也。不幸文侯武侯相繼無種。寡人嗣守宗祀。未證然。這一苦衷。臨吾。而盡。聖人之聞。水底。而無。禱西界。奉南部。而難。趙人后。而南。而世又蒙其橫併。各取之。況行而世又空其滿。此而無子。若世富之人出而極狂闊之既倒。將世道之分合流乎不可以取日。而天城廢世達之度數。為斯世特生其兩枝。之人而篤生不偶。直同悲憫於尼山。由見而歸。由禹而湯。由湯而桀。由桀之得孟子。隨起而以繼孔子者。極度堅厚。搜羅織互。不放居於閭子冉子有子之班。烏由朱震而伊洛而伊洛而坐。後由程顥而顥由顥子所長。孔子東游。得孟子代顥而以繼孔子者。顥顥子立。說著書。遠过于孟子。列子之列。顥顥之學者。尚知有孔孟仁義五子之見。舉上一言以繼之也。程朱仁義之說明而孔氏之道垂千萬世。孟子之功德大無何區區用不用之足云。議功學切爭夢寐橫東城自古其又如萬斛米源不擇地涌出君當不壞。

時若章大贊之象真其志在高列也。大千里至遠志在有利。求晏王之閒五年不之謂大辱國正固有大利得賢人而與之圖治是也。賢者之謀固也不。所利而自能以美利利天下生沾沾。聖利雖未聞而通矣才始然所成其人而聞之門斗而奇獨有其始見孟子之善。王曰。書樂上招贊孟子。應該自離生。過涉涉千里。愚然自來。事半舉聞也。孟子少孤。其母得輕孟子。孟子遺棄起。聖人。以爲失今之死。非為吾獨來。奉吾國自三分營地迄今七十餘年。史之所知。猶稱孫國。猶憶先君文侯。真賢君也。追述愧疚推時。上子復自衛。參由子方自濟水。為陳水者有西門豹。為中山水者有辛垣以及荀欣。成爲公叔座。或追或近。左右維持。建英式。備酒食。策士之方。庶多凡比者。竹爲吾國用。而有以利之也。不幸文侯武侯相繼無種。寡人嗣守宗祀。未證然。這一苦衷。臨吾。而盡。聖人之聞。水底。而無。禱西界。奉南部。而難。趙人后。而南。而世又蒙其橫併。各取之。況行而世又空其滿。此而無子。若世富之人出而極狂闊之既倒。將世道之分合流乎不可以取日。而天城廢世達之度數。為斯世特生其兩枝。之人而篤生不偶。直同悲憫於尼山。由見而歸。由禹而湯。由湯而桀。由桀之得孟子。隨起而以繼孔子者。極度堅厚。搜羅織互。不放居於閭子冉子有子之班。烏由朱震而伊洛而伊洛而坐。後由程顥而顥由顥子所長。孔子東游。得孟子代顥而以繼孔子者。顥顥子立。說著書。遠过于孟子。列子之列。顥顥之學者。尚知有孔孟仁義五子之見。舉上一言以繼之也。程朱仁義之說明而孔氏之道垂千萬世。孟子之功德大無何區區用不用之足云。議功學切爭夢寐橫東城自古其又如萬斛米源不擇地涌出君當不壞。

白鹿庵述。區居深。此得失在前路上。余取第以下使如快馬入神所向無前。非行數步者可望其前。貴富。利。用。財。原。其。利。人。之。術。有。以。保。大。君。之。輝。弘。而。有。以。安。一。國。之。康。裕。此。而。非。依。秦。諸。子。所。能。媲。美。於。今。然。也。下。邑。安。大。君。之。富。美。利。之。可。也。

樊王以東稱大賢。惠子也。夫史是者之稱也。惠王以是稱孟子。謂
非尊孟子乎。且時至戰國。列相諸侯。多倚士為重。故當相見之。
頌歎其德。則稱為先生矣。重其才。則稱為佳客矣。若乃非存貴德。
尊士之心。獨寫尚齒引之意。稱謂雖殊。而所以致其敬。則一。如
梁惠王之於孟子。孟子至梁。值惠王三十五年。其時蓋已老矣。
惠王乃肅然起敬曰。寡人欲得天下士久矣。今何幸得見與哉。太
子甲以伯冠之年。歸師徒以伐趙。寡人始亦冀其成功耳。乃威震
添兵。竟墜刑夫之讒計。而馬陵遇伏。子弟遂至輿尸。知孔與猶存
者。未必尤當大任也。公子卬。逞方剛之才。率貔虎以禦秦。寡人始
亦期其奏凱耳。乃詭言攻酒。莫知衛鞅之奸謀。而大將為俘。少卿
竟傷割地。知華北盛者。亦不免追殊勳也。而幸也。今之得失也。
聞見由闇晦而免。集大年者。自號卓識。若更則已。扶鄉而扶國矣。
栖皇道路。雖驚日月之馳。而風雨河山。幾閱星霜之變。學以久而
博。才以鍊而成。當此三方挫刃之際。集其克叶丈人之吉乎。此寡
人所屬望於東眷。揣摩經歲月。而精享遐齡者。自據勝算。若更則
既曰爻。而曰者。安袍落麈。雖悵美人之遲暮。而臯倫可補。旋覘
大器之晚成。豈曰耄無能為。豈曰老不堪用。降此兩河告凶之後。
叟其免建元老之猷乎。此又寡人所厚望於叟者。謂筋力已衰。未
必克勝。手重任而何以應揚。太老終成垂暮之勤。曾可知立業建
功。端賴老成持重也。縱為誰有。素叟不以先達自居。而敬之曰。尚
有興譽之曰。未忘督於烈士。暮年壯心未已。則叟之為叟。豈僅
同善飯於廉將軍。故謂龙期將臣。此身易主於倦勤。而何以牛口
名因。竟在高年之過合。可知齒危髮秃。叟老得建功名也。縱去日
苦勞使。或以衰頹自體。而喜其健者。曰。則叟是翁。奇其人者。曰。翁
神如故。凡今之人。亦尚有舊。則叟之為叟。亦何遜老謀於公叔子
哉。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章大賢之末者則大賢之利者也夫戰國何知惟如有利而已後
梁王於孟子之來而即以此為詢云想其語孟子曰今之諸侯不
惜金玉鏘鏘以招致天下之豪傑亦曰賢士之來予一人實有
利馬所恨者下負虛名上辭實效致使意中所急欲致者不獲一
觀縱源源而來竟何濟焉然非所論於鬼夫更鄙人也鄙之去遠
不啻千里孰不曰山川其修阻也道里其云遠也斯即冀方雖
相思彌切其奈此遠莫致之者何嗚呼言念伊人在彼一方豈不
得與之握手言歡詳及家國人將謂吾國之不利實甚也然則宋
也豈不重貴乎宋哉寡人用是思其來幸其來又慮其不來乃申
設非重寡人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既見君子我心則悅蓋寡
不忘矣雖然寡人今日者不利實其司農告乏而不利於用士卒
疲敝而不利於兵被屠懦者流既碌碌一無所短長而二三謀臣
策士其於攻戰之術縱或為子語然觀之行事又往往得失相伴
而究於國無補則寡人今日者真不利實其忘此豈國之不能利
哉抑無有以利之卑乃幸也有叟在史非所稱抱負有年者乎况
值茲有事之秋正英雄見才之日也本所蓄積以為數布自此而
富國強兵行有日矣能不重有望也抑叟又非所云經綸素裕者乎
況際茲衰微之際正儒生圖治之資也出所識究以建宏猷自此而
奇謀碩畫特相贈兵能不厚有期也叟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乎嗟寡寡人有國不能自利其無能為久矣今也奉社稷以從惟
叟是聽吾知隣國聞之必且曰彼國有大賢其將不利於吾國乎
大處落墨運筆復渾灑流轉

以利國問者必常言利而微之者莫矣夫見孟子而曰將以利吾國則不見孟子時必曰何以利吾國矣孰知微之者非一人哉且利之所任一人趨焉衆人附焉此勢之必然也而言利者不悟也方且切訶焉以謀一己之利不知前倨請問者其謀在此則深居默念者其謀亦必在此而人之效其尤步其後者其謀固無不在此然後知一人之所欲得即衆人之所共爭固不能以嗜利賣臣庶已孟子而來梁非獨梁王之幸亦梁之臣民之幸何也將以仁義見正於孟子也然孟子而來梁非獨梁王之不幸亦梁之臣民之不幸何也將以利見斥於孟子也而梁王果以利國財人情苟有其習熟之端則雖偶爾諮詢亦不覺出其真以相示無他其所習熟者在是也故深問曰利國實不啻舉其一國之所皆熟若願以示其機而此語已不堪入耳矣人情既有其放縱之處則難語加詳擇終不能易一說以相富無他其所於某者在比也故深問曰將有以利國實無異舉其一國之所欲慕者明以呈其概而聞者已歎然若失矣則安得不見斥於孟子也曰何必曰利則安得不見正於孟子也曰亦有仁義而已矣然而此言也吾知梁王不猶間也夫梁之王固常曰何以利吾國者也即梁之大夫士庶人亦俱不顧聞也夫梁之大夫士庶人固皆曰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者也雖然此豈大夫士庶人之咎哉豈仍在兵計上之言利必先禁他人之言利而後能利權獨擅坐擁北山之雄圖故喜談功利之君未嘗不借仁義以自鳴以為不如此恐朝與野有以微我故智也然而人亦甚欲言利矣九重之謀畫方深一國之觀聽域裏王言利彼亦言利而一倡百和幾於聲口之相同抑上言利國必其欲他人亦言利國而後能深策威以逞一時之快意故利欲熏心之主未嘗不託仁義以相托以為不如此恐臣與民不能公而忘私也然而人則不言利國也一人有難盈之咎人人有切己之私圖王則曰利國彼倘曰利家利身而外遂同歸何啻不謀而相合是故王言利斯大夫士庶人亦言利亦惟王常言利故一見孟子而即言利吁王亦知言利之害耶

亦將有以

吾國亦將有以曰利

卷之二

同文書局印

亦將有以利。何以利吾國

卷之三

亦將有以
世諸侯王往往以貨物為應而沾沾然惟利是圖豈知
曰利 楊華集 盧士瑜

卷六

食草新編 龔景瀚

亦將有以利
言利者不知仁義利風已倡於上矣公利者仁義之反也王不言仁義而言利是直以利號於國矣此風不且自王倡之乎且昔先王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朴誠以利也者不可自人君專其欲尤不可自人君放其私也自功利之說日盛於是策士勤以利干世主而世主亦遂以利理政情嗜于財即不如聖賢所期許者诚何豈獨不思此貨甚之風儼然有者始耶如王季孟子之來望也或者以當世誣說之徒不曰何以富國則曰何以強兵恐其間吾國吉利之漸而因欲以稱仁道義之財為一國之榮幸耶孰知上正欲其有利吾國也而又不知其何以利吾國也此利國之間所由未嘗忘以七難並峙以水或關阡陌以豐財或殖名鹽以致貨而崇貨貿易堪虞將何以利吾國而土地日闢府庫日充使鳴溝敵求之西富饒直至乎海內列辟爭衡而後帶中者卒踰百城戰勝者兵強五常而爭則存弱則甚將何以利吾國而戰則必克攻則必取使安邑大梁之地雖故見稱於諸侯王之意如是其則王但知有利耳何足與言仁義哉然而孟子則舍利而與上言仁義矣然而孟子熟言仁義而仍與王吉利矣蓋人情於目暮耳濡耳染之事往往破口而即便使非絕其所甘而又別復一說以相止然而知過雅乃仰其咎切之意以曲掩其情形覺心口文辭卑為一國聞光路噫何以利吾國之吉乃竟倡於王哉非不如權威福報殊務竭於朝廷特好利在王而謀利亦在王矣夫王則快於利矣非不知利生殺之謂王操賞罰之謂王而欲有以利吾國則國之利安敢不立歸之第利而盡歸於王是王以料樹之的也廟堂之令出惟行而修教僅明於財窮將言利者王而惠利者亦王矣夫上固執無利久時恐大夫士庶皆因上之計利修去仁義惟利以相接與上猶曰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哉

亦將以
曰利
揚華集
盧士瑜
且當世諸侯王往往以貪弱為慮而沾然惟利是圖豈知國固
有不必利而自無不利哉顧其富強之術諮詢告戒不知長兵
輔世之方而負道德之尊訓切陳諭初何事拓土開疆之舉故於
重久遠之宏規而功利之計甚無煩噴嘯有言也如上以孟子不
遠千里而來豈必以為利而求也今夫戰國有五子其治安之則
何必耕語豐財裕久大之機何必矜言苟中於所欲足以利天下豈不足以利一梁而奈何患竟以利為問也意以國勢值
艱難之會謀舉利者必招讐生使謂兩河之區難以圖治何以擅
鹽魚之利有以厚民生作牧馬之利有以振士氣招那戰即能撫
國本而分體重升揆於治兵何必非周禮周官之憲國家處困頓
之時懷利澤者端期名世使謂三晉之遺難於復振何以進用海
官山之策而國不患貧競州兵彌鷹之雄而國無患廢結民心而
能堅民力而酌舉連橫惠威定霸何必非晉文晉悼之規亦將有
以利吾國乎北上之所不能已於問也蓋孟子自有所謂利而不
必以利為利哉今天人有利不自安之謬也既於勢之所值若蘇
屬趙之日派而急恩督惟爭奪備算以圖保榮則精良之策滿
望起處今夫人有必欲指陳之見則必於督問之非督先上古以
相告也便以督徵使特為保全之計合與寡牛散而民財釐
相序而豈以牒處小補因席而告獻謀則用晦之餘倍深用掩
對之曰何必曰利謂非直言以止之乎必謂吾國不可言利何以
策主政務兵食即務民信之殷特利有屬於無形者初非顯焉以
毋呼虎拜甲之堪虞乎王而留意於國也將使立聚迎於道途何
志曾與秦舟之侵忠信存於申閭何必曲面越劍之良不言利而
利在其中此何如規模也哉必謂圖利不堪謀國何以善持吾秦
生聚即居教訓之尤特利有謀於無害於止非信焉而必詳也往
以時糧修我渭水橋之資各亟拓地開墾莫非維系之基重城
割地放馬使鶻之憂夫子表東山河之足情乎王而盡心於國也
將使疆理盡大東南何必移東移民之顧禮樂講於秦斯何必大
蒐大閱之為不謀利而利無不濟此何如氣象也哉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增補

王何必曰

錢集 楊振錄

王何必曰

存約編 溫鵠

大賢闡利國之說詩以仁義明所有焉夫戰國時吉利者多矣孟子闡利而宗仁義於梁惠王始若曰王今以利國望臣臣非不欲為王興利特王所謂利非臣所謂利耳何則王所謂利在富強臣所謂利在心性不求諸外而返詣內利之名去斯利之實存臣不敢歸於上有厚望而不然上問利國臣何難以足國之道進王強兵之術徵王而縱連橫之計脩勸王審如是也臣與與持仁賊義者等臣固斷不出此臣嘗輕千鈞薄萬鈞視大人而勿視而所居惟仁所由惟義所稱允正辟之最獨立於人雖並呼之秋豈屑以張皇補拾與王陳雜物之沿革更入則勞出則安守先王以待後而於仁求斯於義本無邪閑道之心棄異於眾爭爭鳴之會放不即安定止路為王作大聲之呼臣請為王格一非常臣請為王陳一善王何必為美敗橫征王何必思開疆拓土王何必為法術名之學伸智而勞愚而倍克為機雄心委這王亦有公布慈祥之德王亦有以示嚴正之規王亦有以推長人育物之恩潛移而默化而本圖既立邪惡斯清策士尚矜紓非一日矣為上蓋一宋曰辟土地為王進一謀曰充府庫生舍利而缺仁義孰不笑為迂者然而臣於王側非仁義無可言也惜聖賢未所與術至而於膝言仁義於宋古仁義於齊古仁義獨於上之幕官以請而不奉戴仁地義之義為津民致王之擾也敢何以對王乎六七國雄圖並擇而千戈紛起仁政執弛杼紳久空義聲推曆昇平未相臣不咎焉自憂之莫端趨隱怪非一人矣宋利斯氏者既故並耕於天下者情甘厚薄者豈利而仁義拒不指為妄然而利於仁義而已其懦者經論自負必有坐言起行之具而後不誤於近臣於王述惟仁義為可言也冒卷生望自處不卑而知學者仁義壯行者仁義生平游道者無非仁義况奉王之厚幣以授何敢外耕於仁摩義之功未割治保邦之基臣既指以報王乎五百千氣運將回而酸索為濟仁風漸被太行汾水義問遐迩邦治堪興能無翹首望之謂詳言利與仁義之利害而千百世之為國者舉無以外仁義之一言也斷可識已

筆如陣馬風檣句似斬釘截鐵一種清剛勁拔之氣洵能辟易千軍

七篇首言仁義大賢較時之略也蓋仁義之不明皆利之說誤之也故孟子因王之間而舉生平之厚以折之曰王今者般般致問謂良之來必將出其所有以為王之顧計也夫千里見王而不出其所存以為王計臣員上出其所有以為王計而不奉其所志謂良之來必將出其所有以為王之顧計也夫千里見王而不出其所存以為王策萬全則不惟員王抑且員已蓋王竟中之所存非臣竟中之所存而良竟中之所存且大拂乎王竟中之所存顧為王一陳之些王以利國為問太僅曰利而已矣則裨闔之士與夫朝參幕使之流能言之者多矣而臣顧不以為然者以采利之必將害於仁義也而王乃曰利乎當開疆拓土王何必為美敗橫征王何必思開疆拓土王何必為法術名之學伸智而勞愚而倍克為機雄心委這王亦有公布慈祥之德王亦有以示嚴正之規王亦有以推長人育物之恩潛移而默化而本圖既立邪惡斯清策士尚矜紓非一日矣為上蓋一宋曰辟土地為王進一謀曰充府庫生舍利而缺仁義孰不笑為迂者然而臣於王側非仁義無可言也惜聖賢未所與術至而於膝言仁義於宋古仁義於齊古仁義獨於上之幕官以請而不奉戴仁地義之義為津民致王之擾也敢何以對王乎六七國雄圖並擇而千戈紛起仁政執弛杼紳久空義聲推曆昇平未相臣不咎焉自憂之莫端趨隱怪非一人矣宋利斯氏者既故並耕於天下者情甘厚薄者豈利而仁義拒不指為妄然而利於仁義而已其懦者經論自負必有坐言起行之具而後不誤於近臣於王述惟仁義為可言也冒卷生望自處不卑而知學者仁義壯行者仁義生平游道者無非仁義况奉王之厚幣以授何敢外耕於仁摩義之功未割治保邦之基臣既指以報王乎五百千氣運將回而酸索為濟仁風漸被太行汾水義問遐迩邦治堪興能無翹首望之謂詳言利與仁義之利害而千百世之為國者舉無以外仁義之一言也斷可識已

有不以利為利者與周姜言利矣蓋姜王止知有利若舍利無以為國也孟子以何必折之固謂王無庸妄言利耳且今之說人主者動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久矣非利不行矣然國以不言利而實而言利亦未免其富兵以不言利而強而言利亦未見其據益有不以利為利者而竟以利為言嗟嗟何其昧也王問利國王第知言利足以富國曾不知不修所利者尤足王一陳之些王以利國為問太僅曰利而已矣則裨闔之士與夫朝參幕使之流能言之者多矣而臣顧不以為然者以采利之必將害於仁義也而王乃曰利乎當開疆拓土王何必為美敗橫征王何必思開疆拓土王何必為法術名之學伸智而勞愚而倍克為機雄心委這王亦有公布慈祥之德王亦有以示嚴正之規王亦有以推長人育物之恩潛移而默化而本圖既立邪惡斯清策士尚矜紓非一日矣為上蓋一宋曰辟土地為王進一謀曰充府庫生舍利而缺仁義孰不笑為迂者然而臣於王側非仁義無可言也惜聖賢未所與術至而於膝言仁義於宋古仁義於齊古仁義獨於上之幕官以請而不奉戴仁地義之義為津民致王之擾也敢何以對王乎六七國雄圖並擇而千戈紛起仁政執弛杼紳久空義聲推曆昇平未相臣不咎焉自憂之莫端趨隱怪非一人矣宋利斯氏者既故並耕於天下者情甘厚薄者豈利而仁義拒不指為妄然而利於仁義而已其懦者經論自負必有坐言起行之具而後不誤於近臣於王述惟仁義為可言也冒卷生望自處不卑而知學者仁義壯行者仁義生平游道者無非仁義况奉王之厚幣以授何敢外耕於仁摩義之功未割治保邦之基臣既指以報王乎五百千氣運將回而酸索為濟仁風漸被太行汾水義問遐迩邦治堪興能無翹首望之謂詳言利與仁義之利害而千百世之為國者舉無以外仁義之一言也斷可識已

必恬終不近歟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虛取何必二字神理實處處關注下文有項莊舞劍之妙

九題子言選

亦有仁義

吾身 王曰何以

王曰何以利吾國

同文書局印

卷之三

同文書局

大賢以仁義正君君正而利風絕矣夫仁義為國之本王之有國猶大夫士庶人之有家有身也王何以吉利為之福哉且令之謀人圖之薄仁義而言利彼蓋謂利之權相我格之利之源亦相我地公而莫敢效尤者也抑知王治本精微明道純純計功之急而廉情爭計略一倡即為百和之所或者不然而謂固然孰於策曰吾惟利是圖也曾亦知理風而體存固大有人在那臣以王為何必曰利者誠以利固身家所推舉而大夫士庶人所屬目者也王不曰利吾國大夫何敢曰別也家王不曰利吾國士庶人更何徵夫臣仲尼之後也仲尼之儒無有舍仁義而別為治術者王之望至又望王以免也先舜之遺亦無有舍仁義而別為治術者王今撫有一國其非徒詩富強修措勢之博其謂舉大夫士庶人而賜之安全使之安無憂於國之身無憂於水陸而庶幾大有造於國者也臣何沾沾然自喜曰有以利吾國誠亦有仁義而已矣臣願為王熟思而審處也既自功利之宜宜而仁義之本然者或介於無而難必皆俗之私則而仁義之固有者或疑為迂闊而不情於是新法暢興計臣既述其君以順利為事而一時已過亦若罔顧身家而憫然民上者方且謂王臣一恤朝野同風燭闇省莫不去仁義惟利以相接與豈有利之說傷王知利吾國大夫士庶人不知利吾家吾身乎王知利吾國而不知有大夫士庶人大夫士庶人知利吾家吾身誰知有王乎誰為為之執令致之而王竟為之傷廢矣天下之疾皆起於相脫而常人之情莫復於切口王有國大夫亦有家也王有國士庶人亦有身也察日就既以規一財而王專言之則大夫士庶人之事並者其指歸既遠所以財一財而三事得之則大夫士庶人之樂并者具體於斯時也王曰利吾國而已矣大夫士庶人曰利吾家吾身而已矣心與口既合利自大否则非臣所敢聞矣仁義而有取窮處也王今者滅晚默於仁義之督將不言所利其

古利者不獨主而如屬有由間矣夫大夫士庶人固皆統於王者也王古利而太夫士庶人卯道之其屬不有由間哉若曰王今者謀及夫相獨不知謀利之心固謂中臣民所同有者或神或王謀利而凡居王之下者皆不古利能以其別師而屬於王則亦無怪乎王之而王謀之而作何此偶彼隨而與違其欲奉已舉二國之人有相敵之時王今以利顧問臣亦思王固大夫士庶人所最外而仰望者哉王之廟右有大夫大夫豈忘夫利莫属抱難難之願而不敢以利自保者是相伺也王之守下有士庶人士庶並不奸其陰具並忍之誠而不敢以利明之者百相伏也王而不不言利乎斯時大夫聞之莫非有其安方且以安聞志家者自賤臣節而謀利之實無自諸士庶人知之既雖有其身並且殺以身許國者故奉王朝而遺利之風自此雖然則上安可归何以相莫強何以利之不找歸也將見利之體不自王盡參皆自王此而心於國何以利之不我其也將見利之源自王間不必自王止而為家計者已欣欣焉心戚王之一喜王更殷殷而計曰吾國天下之莫強何以利之不找歸也將見利之體不自王盡參皆自王此而為身謀者更迫切焉默同工之計王古利而且未計臣以報之勝在民以奉之而大夫士庶人之弊生矣王古利并且廷臣之橫日議咸編紙之賦日議增而大夫士庶人之情迫矣何以利吾家大士庶之利者斯古也非大夫士庶人之勢所容至哉然則王將以何以利吾家斯古也非大夫士庶人之勢所容至哉然則王將以然同样故之相逼吾恐世殊俗俗形大情小人近事益競煙燄如通達不惟遠之無期吾恐益重燒進大夫忘舊甚之孟子母求權士庶道滅雖之未將絕得相成直躬一國為利敗若王不且樹之免於北面進窮其弊利於何有而尚曰利乎

大夫曰
真王近者惟大夫聞王言而不能默然矣大夫大宜亦知有王之

國耳乃王既導之若亦效王之言以為上乎且夫政乃心沃服心

君無不學聞臣之言矣乃有時為君所不樂聞之言則非匡君之

詒又非順君之言而皆則其福乎君之言蓋以君之言為不若我

愚有此言而臣愈無以禁其言則以奉令承教固有愧於美者也

王城知利潤已義而其處於王之下智於王之前以立于王之朝

當者則大夫也王以為大夫僅知有王職王以為大夫博知有王

之國哉則吾且還接乎大夫王之言固深有期於大夫也公侯干

城公侯腹心大夫不知有王何以大夫為也宣三德而擅九能大

夫城有王而王之計得矣大夫一如乎王而王之計又左矣則退

食自公而心口相商者幾歟以王之子為法則仁之言且深有戒

於大夫也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大夫不念王之誠聞何貴乎有大

夫也圓版圓而席禮圓大夫誠念王之誠而王之國可安矣大夫

較以工之國而工之國又可危矣則設官分職而有懷感吐唇更

若以王之言為禮承本為大夫之前志果安在既為大夫之環道

罪矣存農人若謂云父定歸斯久薄遠固必有所以為大夫者矣

在官言官在朝言朝在府言府在康言康所言不大可思乎而其

言若因王之言而忽變矣為忠貞世儒之大夫則績紀太常為同

事矣存農人若謂云父定歸斯久薄遠固必有所以為大夫者矣

不外謂空言善據也則勢所必至也其或士與庶言與同聲何妨相

應而殊之言圓履矣商周大夫士庶至賤其言豈私於抗朝廷乃自

其或士與庶言與同聲何妨相應而殊之言圓履矣商周大夫士庶至微其言亦何足上通堂陛乃王既不能令大夫不言

無所以為大夫者矣屢致有言舉錄有言所

言不均在國乎而其言若與王之言而適相反一貫大為大扶進

人為大而或卒以非大非王之所以德招將而功招禍也政有上

大夫有下大夫有中大夫所明於大夫者良厚而詢事必考其說

王得毋失誠聞其言乎而大夫若不知有微言之害所行者大過

而鮮厭先貴其言豈大夫而可許於言乎而大夫若不知有妄

言大夫何言亦猶是上之言也矣

大夫曰
曹沫源

文類集

沈朝標

耿快集

沈朝標

士庶人曰

沈朝標

萬取千焉

沈朝標

二句

沈朝標

文類集

沈朝標

萬取千焉

沈朝標

二句

參有仁而遺其體，何必曰利。分晉集方子東

博山曰利

朱子仁而

富文集

水齋仁而遺其貌

何必曰利 管子篇 第二

朱有仁而道其觀
何必曰利 分晉集 方子東
觀仁義之無不卦而利不必言矣夫仁不遺讓義不後君仁義至
善不利也王亦專稱仁義可矣何必吉利哉孟子晚深王若語自
富強之抗與而仁義之道急下不能化都由於上不能行天下其
趨功利之旨矣抑知視上專君私發本於天性而漸仁厚為俗情
尤在君私誠使為上者明乎愛我之先表率而樹風範則不主
利而利溥焉固與事過而作富強計也策利之害如彼王何以
利哉且夫患天下之不言利而自黑不利者孰有如仁義也夫
下有不仁而不知愛之人天下斷未有也而猶不知最之人夫猶將分有固然
攝人所同具而久深之以義則不必謂義有利於家
國而感微遂計此輕則義之利大也以云仁也而遺其說者未有
仁有利於庭廟而廢載再忘情時則仁之利固也天下有不善而
不知教之人天下斷未有也而猶不知最之人夫猶將分有固然
而又加之以體恤上以義格斯下以義字號不必謂義有利於家
國而感微遂計此輕則義之利大也以云仁也而遺其說者未有
仁有利於庭廟而廢載再忘情時則仁之利固也天下有不善而
不知教之人天下斷未有也而猶不知最之人夫猶將分有固然
也且夫仁義之化自下微之而仁義之道自上行之夫以性直之
原於皇極也油然者其情長曰平而已其正然者其方輪轉而
而幼未識夙昔仁者義由而忠孝之風早已復諸大夫原之而以
王道之資乎躬行也體萬物惟精之實火龍而淵肌骨成補相
之權因心以作則深宮仁至而而踰僅之莫初不同乎小補而
處生亦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哉夫然而戰爭不息者顧王以
仁義情之生初有全義備足以挽數百年之人之相結以勢相
以術何如相勸以仁義之為博也王惟素仁而行抱朴而處而勸
處仁者或歌子涉嶠陟屺以義者共沐乎同淳同祀則感召任
性情也唐虞邦治莫越此矣夫何必半羸妻絰惟小利是圖也此
夫然而兼土橫江告頤王以仁義止之輔庶勸真淳自足以自慰
百家之游說約我以歸連我以權何如責我以仁義之為要也王
惟仁育萬物義此萬民而治以仁者雖嗚而啓侯子能化以義者
虎拜而對揚王休則威流在道德也三代盛顯不外是矣更何去
智取術以私利足營也哉王亦專務仁義以收尊親之報可矣
何以利為

仁義及於君親益知利之不必尚矣夫遺親後君以所言任小而
不在仁義耳仁義則無遺後王豈復尚乎利哉且人心一仁義之
心也自功利之沉興往往捨利而壞仁義幾不知侵親欺君為何
事矣夫愛敬之事則感至深去取之機決絕宜早從性情之地以
召其感戴之忱賢君國所維持國富瑞其本而祛其弊又不勞不
廢彼何以利為哉亦以王所志在利而已矣王但知有利惟惟知
有仁而不知有仁義誰復知有君親是蓋即仁義而反觀之聖主
以仁育天下顧非遺結斯世之資而庶群所賴扶如毛敘血之向
莫不稱為父母而恩榮之如飴如仁惠淡薄迴昧於利欲粉心易
聖王以義正萬物亦非強制終歸之其而誠得則極山陬海澨以
以過無不奉為元成而若超之恐後知義固昭然大真於利端藏
擾矣是以利而遺其親者有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以利而後
具君者有矣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誠思之親上尊君之令惡
財或知惟厚幸有方而本心並無可自逼我觀仁義之君豈必以
君親之誠目經國中力無何不遺親後君者已有大夫且無何不
遺親後君者又有士庶人愛東之深固結莫解則政本為宜端也
范公奉上之情革異同則化導日非而夫良遂由自動我觀
言利之王非不以君親之誠日討國人乃不許聽而遺親後君者
見於大夫且不旋踵而遺親後君者見於士庶人奔行之失莫知
所終則伊戚實自胎也王亦曰仁義而已天何必曰利非不知理
誠有攸分持忠信義已深而精智經蒙難近夫仁義與利理破分
而治亂皆革為故以仁勝利利之實機自開相率為仁者遂親其
諸以義去利利之禍已先經相率為義者後君其君君親立而國
非定不言利而利自興工其專務此焉可知非不知夫人有必與
特恩俗論紛陳而振興其能自當仁義與利夫人辨而存之實
間而故仁與利離一念以利敗仁但至遺疏患猶小義與利仇一
事以利勝而僅至後君著猶輕道往甚而國本壞斯日遠州而利
滅王其始名是可知如必曰利也王豈不被收仁義之敗歟

朱子仁而遺其觀 何必曰利 分章句 陽仁
仁義自有於身後事以利言也夫不遺觀人復告仁義之利大矣
王誠有為焉其安行仁義以去利乎自仁有義正之風而道
霸圖者遠誠以急功近利稱雄長於一時此亦非計之算祀夫使
仁義累道無怪舍此別求他務乃父子朝野咸切于公私是當
羣歐凡以視世乙逞大說諱令以走取快於目極而卒不獲大
於旦夕者孰得孰失王亦可憐然悟矣如言利而至於殺物如計
是不仁也是不義也不仁則不知有利不義則不知有若山鬼珠
此而利不可言矣實於此而仁義為宜請矣且夫天下之大利者
亦教有如仁義也愚誠仁義之日甚也豈當強者以利國道善
戰陳者以利兵言上下相蒙誰復深專觀患君之本此無恤事以
利言利而不知仁義之入人深有其利害也則此固未為知也此
固仁厚義已第猶未知焉何乎廣有虛吁報王猶不可有含仁義
風日降誰復懷愛親故君之所以此無他惟於利不利而不知仁義
之為效神者應亦厚王又美弗存仁義而縱求利之極宜夫王非小弱
紹恩厚義已第猶未知焉何乎廣有虛吁報王猶不可有含仁義
而趨利欲之極況乎仁義深鄙欲與人母私利助念福起萬物感
者而明也誠能仁義破之一身不以利分其志仁義播諸一世不
以利擾其謹賢君公失志奮興原非破求報拂而大夫士庶之相
觀而害者遂有欲利吾家而不敗破利吾身而不思也此情不堪
念耳古今成敗何不備乎理則固達日昌背平理而人心難整成
而勤力於耕不勞身而服勞於上也此境原堪堪莫列關防強河
見利之心不存以仁義為久遠之圖而謀利之人为無賢性王及
時振作相復求諒人心而大夫士庶之相感而化者蓋有不勞者
而勤力於耕不勞身而服勞於上也此境原堪堪莫列關防強河
足守乎道則四海來歸失乎道則崇胡解體往歸誠非道也王亦
追求之身心也哉夫仁義固未嘗不利也何必專以利言哉
下載注云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言則上節言利之空虧財
理固不得抛離亦不是又於補缺處極見匠心前後章理佈置

卷之三

大元集

卷之六

王氏仁義而已矣

楊柳青 郭子相

中一處一言爲國知有君矣惟我之不與大人上思不知
有其事直耳。知義而惡後其君者今便請歸有事於賢者之
而不及尊君之誠則亦委免後嗣而不遺事情無抑知革非獨
不聞樂正叔於人者誰多相公而好施者也。不外國而自於我者
乃能相上以義成斯下以義順於此而好出風之亮。攝政敗
誠聖明也。涼珠多此體。富貴仁不遺都而奉至無疑者天威固
君二大夫士庶共此情焉者也。特是國不知吾。專國不知義。而尚
知有君為足。傳之始勤。具有天威。或有时。得以清鄉。而轉開政策。
○太良矣。也。而難。難。蒙。甲。難。蒙。大。公。以。貳。貳。微。旦。故。難。其。謀。計。於。
惟。海。之。而。私。獨。指。推。復。指。於。公。以。晝。賊。之。性。而。多。忠。厚。
乃。濟。濟。以。推。而。反。致。謂。張。不。好。也。恩。某。鶴。利。品。難。氣。無。
闢。志。復。分。死。闢。事。說。起。種。等。等。舉。頭。忍。流。頭。與。誰。第。制。身。家。
於。私。知。復。其。君。而。惟。不。知。熟。也。且。君。豈。必。以。私。要。結。半。友。
情。以。義。半。私。志。而。以。不。復。其。君。而。利。誠。而。執。意。上。以。義。化。其。
國。下。即。以。義。急。其。君。也。謀。亂。而。許。絕。私。亂。而。圖。報。說。人。惟。知。理。
之。不。容。僭。越。而。後。相。分。蓋。繼。斧。標。劍。圓。但。則。趙。公。赴。授。學。亦。敵。愾。
同。愧。人。惟。如。分。之。不。容。去。而。後。公。禦。急。家。不。用。名。然。則。大。夫。
士。恩。其。消。為。而。後。其。君。者。蓋。斷。斷。半。未。有。矣。臣。下。莫。忘。恭。與。持。
情。共。之。論。無。以。感。之。則。不。與。自。其。君。以。義。相。維。象。齒。則。警。其。焚。
弟。魚。鹽。則。地。其。屬。禁。有。君。也。此。何。恩。自。便。私。圖。于。迨。至。紀。采。北。山。
明。義。者。不。辭。直。廢。露。廢。南。國。初。表。者。莫。敢。愚。歸。奉。上。之。忧。迫。於。愛。
戴。初。非。推。緩。急。以。爲。報。而。指。有。後。其。君。者。則。是。上。以。當。往。柳。來。
對。之。下。以。行。空。避。堪。應。之。也。昔。月。山。興。蒲。惠。豈。昧。卑。卑。特。忠。盡。之。
心。無。以。獨。之。則。不。勤。自。其。君。以。私。相。決。治。未。撤。而。勞。其。而。廢。缺。折。
而。忿。及。室。家。有。君。如。此。何。忘。急。為。身。于。子。達。至。雨。田。之。視。底。裁。者。
先。公。及。私。朋。酒。之。關。禁。者。殊。掌。厭。厭。關。之。念。鳥。於。身。初。非。
固。驟。追。而。股。暗。就。而。猶。有。後。其。君。者。則。是。上。無。頑。亂。鴻。羽。之。備。下。
有。采。綠。革。黃。之。恐。也。更。僅。也。以。我。之。不。後。其。君。亦。猶。仁。之。不。遺。其。
親。也。王。何。必。曰。利。予。

孟子曰仁義而已矣
論衡卷之二十一
論衡曰仁義而已矣而於何不知所持也故孟子所以是惡之者得今而知仁義之效於
事不可易也顧道仁義之義在自臣聞之而轉仁義之極者則不
於後復也蓋獻納難由近見轉移則在王心而後有味乎臣言其
權有可轉而其體已無朕則始以振聰之推屬之王者今且以附
和之意望之王也仁不遠親義不後君是最益吾同國莫如仁義
三才不思國之親為人母尊為君上者非王也哉天下事非系所
謂臣不識其情之何往王之國中惟有以仁義為非有其清平王
聽無惑乎與原之論雖敵而聖門之見以求斯言固鑿鑿
也人亦怦然動心矣天下事非才所能曉臣不知其說之可行王之
意中少有與仁義為取者先公其初無惑乎傾聽之歸過而
未入身處者懷以辟辟成眉南彰彰也夫亦雖然決計矩矱以久
而必應所可異者世世相仍之理而古人不厭其晦仁曰愛義曰
宜唐虞之治由之夏商之治由之我周之治亦由之而詩者曷其
春秋諸記載復為之繁博引昭而不疑不嫌相沿而相承焉為
其法之宜於因也夫古人既有因之首安王亦一為因乎可也名
以美而必傳所可怪都人人能誦之部而晚近輯疑其說曰仁者
曰義此縱橫之徒忌之抑闡之揚惠之徒亦忌之而毫髮
間齊韓趙諸侯又以為煩重難深不諳時尚未敢苟斷而獨行
焉為其名之近於劍也夫晚近既無劍之者矣王亦一為劍焉可
也而非謂舍竅竅而務空談沾沾曰仁沾沾曰義也蓋世之嘉
漢指施最捷王不行之胡取乎言之王第口講心期思觀之可以
不遽曰仁之故君之何以不後曰義之故舉數十年智慮精神移
而用之於大公之城齊桓曾文之敗豈敢有此雅恨乎而仁義之
直伸矣而臣之為王策有止於是而非謂厚情以矜憐也任僅
王之曰僅僅王曰義也也深宮之勤念觀瞻非禮王不倡其誰
與應之王惟情通懷便音同之大夫亦曰以仁為保吾安吾國
之士庶人亦曰以仁為保吾安吾合數萬戶人心風俗返而納之於
算矣之四鴻溝駁集而道有不肅然向化者而仁義之功著矣而
王之為國者者止於是矣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利之足云

蘇子集卷之三

今天一夫不道時子之憂為人主者必欲使天下無一夫之不復而
僅從容以應得其和此必不可得之事也然而危者安其位者也止
者保其位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自古林傷惟傷之君一急不可得
樂即百平未嘗安則黑災為福而樂莫大乎是況又時有林得者
那夫深地大民樂而其勝之餘樂也迄于惠王陵一敗而上將
商君一戰而子卬廢是秦之逼知退都以避其鋒烏嗚此正英雄附
斯嘗休之時亦庸主見危亡羊之日難有鴻雁廉鹿宜其遇之既脫
馬而不顧又何樂之與哉宜夫賢者以居善以不賢者以氏自善故
鳴鶴東軒而衛卒叛飛鴻仰枕而孔子行樂之民力竭矣軍挫地崩
形弊日蹙乃復舊生者之田疇空蕪而為童渴驅凡者之久凡子窮
而就宮功化人之所甚怒求我之所甚惡而此鴻雁廉鹿者亦耽日
其使之往生憾不得挺走哀鳴求歸宿死之凡民物並興而王獨弗
是適以他將帥之而勦孟子之讐也雖然蓋子則可謂善導王矣
聯歡歡慶與性成彼之性不可以驕榮而吾之道以兒博而後得明
故舉文王當其所為建功田功日景不違之威遠極至勿過而過言
其經營富潤一毫卽文之有垂有治或利有他說而不必以是為樂
卽是以是為樂而所謂重之示者又或出於丈人學士之歌詠而不必
其民之謂之而苟不操半先王之意無分於風雅之體可以曲述其
匡拂之心皆得以己意為斷蓋破王註釋於辭之無損於贊而益无
於階級之不及於古則底非半知此而卽文王然而卽大王則得福
不師文王亦未詳得獨人亦何慨半獨樂而必皆樂也我觀夏之
亡也祖宗之傳漢百倍於裕數國之屬兵甲之間亦百倍於裕然而
四百祀之統續一旦相付於七十世小僕之私不能單善於時時僅
堪娛老於南巢畫池鳥獸固無恙也而海咎作矣夫文以能樂其樂
以不能樂其樂之能不能所限於賢不賢者豈不信哉且夫阿言順
意以圖取悅久益子所不為也古之人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復天下
之樂而樂甚長也有時而其後也無時則其憂也固貴心而其樂也
為虛境孟子詎不知之而特以性不可以據也遺之燒水火水火莫其
然吾言而汲汲求所以備無憂有一民不樂卽無一日忘危陽子之
以快意之劉蕡金惟之於崇惠之中也其如王不用五年言何哉

舉惟賢者能有也詠詩而可得其故矣夫賢者之能學民與之也而民之樂乃賢者俗之矣觀於靈臺之詩不可以知其故乎且聖王祇祇威威為勤勞天下之事即其降而親民也勞民之事亦所時督未嘗遺道以干舉山原而上以勞治下以勞奉上一時君若民則樂甚其愛於民見之而又全付乎君者安士聞仁義之旨於孟子則所以自致於民者宜何如乃立於洛上脩鴻雁晨鹿歌而問曰賢者亦樂此先王斯雖不復有民之見存於中矣而猶幸其思所以樂此也夫即以樂推賢者有之亦惟賢者能克賢者之好尚不與人財相耳目之樂以為樂知必有先乎此者既而不賢者莫及也賢者之性情則與人異觀天下之樂以為樂知必有同乎此者焉而不賢者莫解也吾觀賢者之世至治休明泰生茂育風大察地四靈以為善而萬物咸若魚鱗之列則起而驗賢者之民沐清澤而詠勤苦力終其不出於己而不必為已專君觀上樂於極而休其可風之隆也古之人豈有異能焉蓋王者民胞物與之而本自同凡而愛民尤甚當其恭授氣而望雲物祇為恭庶厚隱第一切游觀之事不與焉乃以其愛者亦樂其樂合民力之普傷以共大君之悅後覺弗勞勤損莫不各出以効其實此其氣化可知也小大共其耕軒舞之聲切於一體而觀上獨不當其然主恩而念安全人本聖人之德深一切惄惄之思不作而斯君樂其樂都民亦樂其樂出手足之勤勞以寄生真之哀懷賢家人婦子之不啻相半以自圓其功此其景更可思也嘗嘗美章臺之詩而謂之曰臺也而色沼也麋鹿白鳥與魚龍也以視王之洛上無以異乃民自為之民自喜之則何也曰樂也民樂文之賴大亦樂民之樂惟文樂民之樂方得因民樂以自盡其樂夫乃知賢者之能樂試非無故也嗟予有長吟食聖人所以致治後世乃有諱言樂而民不惑有娛耳悅耳時君所為深矣先王乃有徵用民而樂愈大其事天地之大順君民之大常重定云藉畫之矣齊王言樂賢不

觀梁王之所立可指周王之所在矣夫猶是沼也立者梁王疑未
必能如文王也欲徵賢者之譽不聞詩載在靈沼者耶且人主以
一身立於百姓萃處之₁₀住在木熙愧於貴人而不知其所愧於
昔人者正不行乎所懲之境也不及同一境而今之人住焉甚
之人何必不在焉特其自謂之譽與大雅之音不侔如我孟子
至涇而歌混上未諱上之所往也問王安坐曰住涇於是孟子
亦趨而之涇遺趙括在園中未識煙鑿何曰魏武向日而所見者皆
漁翁然鳥飛鼓鳴皆可勝此一時故不暇致詳而特見其工之愚
在沼也蓋立於沮上云舊王之在沼何為备王誠志在利後則水
四周時散豐水而日已揚休王如志在好惡又當如周天帝渭水
而飛熊叶₁₈乃知沼上但顧鴻雁麋鹿何為者且大鷹猛獸之鳴
飛草木何以丈安能助之鹿鳴蟲鳴何以式其官賛君所存者
而王第曰賢君亦有此樂亦有賢者何嘗無此每而非得君以
召上之樂為樂也今則長鳴之鳴禍中其而王不聞也走獸之鹿
不謀而王不聞也所樂者持沼上云此大雅王社稷之不宣長鳴
地而樂於何有哉雖然之以樂比焉不能归而賢者之不存有出
樂則如董是之詩既載在園之₁₈而復舉上之在沼者何也蓋文
王之沼在沼也沼何以由而而盡固何以盡由至而也湖經
營之始廢不日之歲王固中春相盈之為序矣二重而興不滅
故既歌之曰王在靈沼而入揚之曰王在靈沼也文之沼也而是
王之沼不靈又非鷺鳴之歌不類沼上之風流故伏淮淮之鹿
不稱沼上之虞廟數十年之房深其荒蕪孟于持昆王之派
立於沼上也賢云平此望云平此
飛鳥出林繁地入草古人筆書之妙也又亦有此神境

王立於沿上
亦樂此乎

文集

宋文忠公集

卷之三

卷之三

王立於沼上亦歎此子文鵠集虛敬善
因所樂而恭質恭動於仁義之說也夫沼上之鴻雁鹿鳬王所
率舉也故以賢君為問非聞仁義之後而心有所動乎且玩物喪
志之詎至戰國而久若罔聞矣而忽有復賢之王近已而欲疑論
者以為善念之偏僻而不知由於嘉言之尤入蓋未嘗啟矜之時
貴全所謂推任遠情於耳目既輕啟教之源忘恩斯不賢越
乎凡庸非然忘輕深道即己非一概何為退質殷諭而思與國治
之君互證也如孟子告以仁義之後而復見保王夫仁義者賢君
之要圖也孟子以仁義崩王豈不思以仁義自期而不意此日
見王之時過直立於沼上夫沼上王素所遊之地也平日與二
三嬖侍登臨於此是有何哉非娛鳴而已王無之王或顧左右樂之也
見有鶴鳩或反者王樂之子或顧甚其樂之也雖有告以有為之
君以盤遊為戒而王不聽也以荒怠而懼而王不信也蓋沼上則
鳴雁歷鹿足以進上之賓玩鳥已久也雖然鴻雁于飛哀鳴啾啾
仁人不忍言也王竟以沼上為樂子錦而走鶴急何能擇表士所
必辨也王僅以沼上為樂乎王不知仁義之說安於立安於坐而
不必自娛王既知仁義之說有時或有所觸而不覺自憤曰賢者
亦樂此乎非心動乎仁義為問及乎王竟以王治有何至禁視
君心之好尚為隆替夫新性之鴻信封儀之可嘉會年之慶每極
音之堪聽賢君之所以恭讓者當不徒中心樂之也亦人不能所
責也者在此所悅目者在此此與夫子以仁義相期者無亦大相
左也夫子以今辟期寡人寡人以荒耽對夫子一彼一此品量各
判能不兩惑之而疑其不類也乎國重有何威哉視用情之比取
反或表夫衛宣仰承致促尼山之贊羅氏致鹿水蟲失國之微貨
主之所以圖功者在不在樂而忘追也寡人不敢所以道性者惟
此所以徇情者惟此此與夫子以仁義相形者不可同日語矣夫
子為寡人以中正相期寡人接夫子惟懷恐是好一敬一肆趨向
過隙豈其令觀焉而不相上下也乎禹王之言若此禹子仁義之
誠有以深啟其心也

王立於沼上顧鳴鹿庵
富文集 周易通
運於蘿側井亭之玉宇流安天沼上何地爲雁臘鹿何物立而顧之
特何以處孟子歸嘗思人主深居法宮廟所間久有宦寺委御而
已進於殿陛之間廣庭烟旃之上與士大夫相處而若視華麗乃
溫惠王則又具是孟子之意其間召吸仰清揚均不可如設王
威陳儀儼修飾是地當亡而立揖吸而視智者猶此非所謂不吐
哺以走逆天下士也胡在遊觀之頃不過以辱我孟子哉宜樂以
四戰之國值新敗之餘西喝被酒南眺空谷東曉後無謀之郊
北倚易水之濱叩郭之野眇焉四周莫不鶯鶯虎桃有柳垂春煙
之謀生其山谷不為鴻之故抑為良之甚云耳及今不勤於圖治
發情為政不數十年棄其沼矣而王若未之知也集譽之傳益有
沼焉是王游觀之所也雖特孟子既入王獨立於其上清風徐來
水波不興進而顧之鴻臚服或朝或角章冠林表升應接不暇於是
友輩物固聚於所好較亦暫而如此間道也人沿其小路者耳忘
其所在必將累而為早拓而為泥治而為凍脣之以為學識之以
為術修之以為厭阿房曲室燕落相望茂林秀升應接不暇於是
擇揚之極其聲之行與夫越愛之斯山旅之集及一切遠方難致
之生羅而嘗其中鴻臚服亮云卒然不盡惟是人將為曾橫而是
章華之勝也者鑄夜光之壁懸明月之珠樹茂琪連雲散秋華
態易牙御美師涓帶音白晝乍傾爭妍而獻媚王於是被眞滿披
妖合指揮便琴左石鼓而絃快龍飴子若凌虛而游不知有豆與
暮也蓋弟執以漸而耽滌以歌而當斯之時際斯之焉雖有
孟子亦何益於洛國哉嗟乎仰視萬殊聖人遠引坐觀遺哲士
先幾此夫林廟之參其公所以擇記而孟子亦遂舍之而去也賢
者之樂固如是乎

即所願以為樂者大賢亦詩以歌所有也夫猶未滿厭是處君之
之則為歸而民樂之始為有矣孟子謂詩以歌謡如此實謂人之
之得稱賢君者在勤至百姓而不往患及禽獸顧所好既乖於此
不當顧者而顧之而民情可憂即以上所有者而有之也君之所
民之心而不私其獨則民亦體君之心而以君之所有為有也
子見王而王立沼上是王不以有孟子為樂而以有一沼為樂是
君主之所有為樂也斯時也無魚致數既同仰視乎桑雉熟聽乎
隱還奏幽術乎鳴鹿既不以國中所有者為有是公以沼上所不
者為有也若鷩雀若鷩鳥非樂王所據為已有者或於走顧其不
而樂甚曰賢者亦舉此乎且夫鴻臚嘉慶王亦可暇顧而樂哉三
顧此雖難之深顧而民之劬勞於野者王未聞也王顧此劬勞之
廢廢而民之劬而走徵者王未見也如是以為樂賢者不以為顧
也子不敢有也樂王而欲舉其所有利莫若師文王旁文王嘗
日鵠巢本乎闕棘庭處乎蘋沚人多孔過於是半有鵠魚鱉尾
之官也使樂王視其顧盼自馳之心常存顧畏民出之唐則王之
所顧即為民之所有可也民之所樂即為王之所樂可也民不自
樂其所有而反樂王之所又更無不可也罕諭之詩可取謹矣獨
是此樂底之攸伏於宮闈文頤之亦惟文樂也魚鼈之游泳於
畫鹢舍文樂之亦惟文有之而文王之民一若以君之所有者
己有也且勝於己有也有不禁顧此廢廢顧此魚鼈而顧吾君之
有也於是故樂在上者不過玩物之幽情而樂在下者是微底物
之底而便樂王安定征鴻之羽無乃逐鹿之心惟賢士惠元元得
見解歸住郊於廬龍住宮渴於是顧而樂之丘成若之治不難矣
故曰人情以為樂而後四靈以為畜也

抱定上章仁義說則賢者二字不必泛作稱引之詞從上二句按實錄此則立顯二字亦未必泛作借映之筆命意既高而思力清超風格奮動自是作者本色

王立於沼

王立於沼

顧鴻雁塵

魚

梁書上

頤情臥虎鹿曰
春楊某 案鴻儀
非所顧而顧不禁觸物而有言矣大鴻雁辱辱何及異其平願之

卷之三

有玩物之心

分晉集 徐榮策

曰賢者亦樂此乎至賢者而微學其
疑無之無病於賢者可如其說以動之矣

卷之三

惠王顧之曰孟子來其前而退人君苟勤推是則自顧其勤不
怠之修初何敢弛心於外物哉若乃不顧其所當顧而所顧者不
在幾康時深之中卽顧其所不當顧而所顧者第屬兆先相乘之
際則當其理情玩猶獨有不能兼顧者初不得旁擣其顧者早已
不速而來也孟子見王王立沼上夫沼上果何地也既非若朝是
有營牧號今為顧視所及亦非若草野有顧危固古為顧慮所
必周然則王亦莫所顧哉山存兩河而後收噉於中澤者幾有顧
不勝顧之憂而矧則經廟堂之念姑不問鴻宅未安焉聽靡已而
抑以適其顧盼之深深敗齊是以遺伎伎於中原者幾有顧不堪
顧之象而故測漢鋒鏑之突姑不論徒升於木馬畏於林而別以
寄其顧瞻之與然則王亦莫所顧哉則有顧角於沼上者是為鴻
雁夫大曰鴻小曰鷺固不必分其種類之殊第王之顧之距惟是
其飛翼異其羽肅足動其當玩之情當必於木落南翔冰泮北
徂之際念夫時序之推遷惟彼鴻雁其亦有不能自逸者而何能
忽於所顧也則有奔馳於沼上者是為麇鹿夫大曰麋小曰鹿亦
不必判其物情之異第王之顧之距惟是趨者健健行者健候足
攬其鑒觀之間當必於鋌而走迹遠何能得之時念夫犄角之圖
雖惟彼鹿鹿其亦有不能自安者而何得肆於所顧也王之顧之
果何如哉則惟是分而顧之鴻與雁共翔於玉宇王不遇顧其舊
空屋與鹿交逐於中林王不過顧其奔流當其優游沼上初未嘗
即物以娛懷而苟得於其流散之條一顧夫飛者目死走者自
走之致則惟是合而顧之顧而雁因麋鹿遊於其下王不悟行路
之難顧麋鹿而鴻雁翔於其間王不悟託身之所當其徘徊沼上
亦幾若塊物以忘情而欣得於政務紛紜之間一顧夫高者自高
下者自下之形乃惠王目送神揚善休其所而孟子道高德重過
從何采也王亦何辭向孟子解

也而豈知王所用非賢者不能有成今使有國者必將敬形神天勤民之主必無事乎遊觀而不知惟政治之修且理者乃有以適其性而暢其情而非迂濶者所得權故君子知天下快心之境非其人莫與屬也顧鴻雁廝鹿王蓋自私其樂而未知有當於賢者否也因謂孟子曰天下事之快於我者必有不便於人者也賢者勤精國治而肯以才本紓華之譖淳我清明吾奮其不出也天下事之美於觀者必有僉愛其害者也賢者轉念持據而肯以目極色之娛私奉一身吾知其非所安也曰賢者亦樂此乎王殆謂賢者之未必樂此也而孟子於此如必正論以匡其失而謂惜中人之聖節財用以致中興罷官死之間振貧弱以收衆望非獨嫌於近也并恐王之自損其俎喻吾誠不復退也而孟子姑如所疑以子之如之達就以遂其非而謂宮闈繁觀者杜麗所從榮其體育肝肺勤禮如游所以節其勞非獨近於沈也且恐王之據以為安而大欲將益進也而孟子乃舉其勢以導之白王母謂賢者之未必樂此也惟賢者僅見之也此必席祖宗金玉之勞而物產之殷賜與生齒之牛馬特出其條以佐之一時則襄獻如西貢其既不欲不遠人以不廣於是出其所有昭令德而大懷招快久半太平景象也而要惟於賢者僅見之也此必承國家無事之後而為選之務豈與人情之樂易又有其機以會之一時財賦繁昌裕氣充盈既不欲棄物力於無用於是俯從羣下仰觀以壯昇平峰峻平盛世隆規也而要可為賢者深信之也然則王母謂賢者之未必樂此也王亦惄為賢者可矣